

岁岁话重阳

□程先利

载着华夏民族“百善孝为先”的人伦真谛，是根植于国人血脉的道德本源。

重阳不仅是传统节庆，更是一场温柔的人间提醒。长大后的我们奔赴四方，为生活奔波，陪伴父母的时光愈发稀缺。时光悄然流逝，父母日渐老去，岁岁重阳，皆是提醒我们及时尽孝，珍惜陪伴。不必追求盛大仪式，细碎温情皆是孝心，可以备好点心衣物，奔赴一场归乡之旅；可以阖家围坐，举杯祝愿，敬父母福寿安康；可以耐心倾听父母絮语，叮嘱养生起居；可以趁晴好秋日，陪长辈登高赏秋，舒缓身心。即便身在异乡无法归家，一通电话、一场视频，一份牵挂与问候，亦是慰藉双亲最好的礼物。人生没有太多来日方长，子欲养而亲尚在，便是世间最珍贵的幸福。

重阳不仅是孝亲祭祖的节日，更是喜乐祥和、松弛自在的吉庆佳节。

千年重阳，一纸丹青，藏尽东方生活美学与人文情怀。《十二月令图·九月》以简约鲜活的画面，定格了古人的重阳日常，承载着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，更寄托着国人珍视亲情、敬畏生命、向往美好的美好心愿。历经千年岁月流转，重阳早已不再只是时序节日，而是串联古今的情感纽带，是镌刻在华夏儿女心中的文化印记，教会我们慎终追远、孝顺至亲、热爱生活。

岁岁重阳，今又重阳。前路漫漫，不忘初心；离家万里，不忘亲恩；生活浮沉，不负自己。以孝心温暖岁月，以热爱奔赴生活，便是重阳传承千年的最美真谛。

所遇皆良人

□赵 平

净的心，书写干净的生活。

记不得我与她是多少年的姐妹了，只记得从一开始写文章就相互认识了。而今，很多一起写字的朋友都散了去，我，似乎成了为数不多的坚持者。

这世间所有的坚持，都是因为爱。你信吗？我信。

纵然是这几行小字，也足以慰了人间风尘。

“心里若有了良人，眼里便全是路人。”那些开在光阴里的字，便若我的心上良人。

譬如此时，我愿花掉时间，码字。无关风月。

三

其实，良人，本是用来形容爱情里的那个人。

从古到今，爱情也是人们最津津乐道的事情。爱情，像极了生活的灵魂，因为有了爱情，一切就变得丰富多彩起来。

然而，爱情，美是美了些，却常常是凄美。今日，8月25日，阴历七月初七。

这是牛郎与织女会面的日子，按惯例，会下雨，而且是中午之后，那是他们短暂的相见之后分别的泪水。但是，看样子天空的云稀稀落落，并没有落雨的意思。记得小时候常听老人们说，葡萄架下可以听到牛郎织女说的悄悄话，我便一直渴望遇到一棵葡萄树，好好听一听这神话里的人物怎样说着人话。有一年，父亲竟在院子里种了一棵葡萄树，我的惊喜自然不言而喻，然而事实是我什么也没听到。

原来，故事的真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故事里的人是我们想要的模样。

牛郎是织女的良人，正如山伯与英台，董永与七仙女，两情相悦，至死不渝。

其实，现实生活里也是有的，要不然，人们怎会千痴万恋，不死不休？

“故剑情深”里“糟糠之妻不下堂”，面对权臣霍光，以及年轻美貌的霍成君，刘询的心里永远住着一个美丽的许平君，在他最穷困的时候，是她给了他温暖与爱情，富贵不相忘，该就是这个样子吧？“仕官当做执金吾，娶

柿子红了

□李建平

深秋的风是翻墙进来的。翻过院墙时，总要顺手摘走几片柿子叶。叶子先是黄，再是红，最后轻飘飘地落在瓦楞上、石阶上，像一封封没写完的信。

那棵柿子树比我年纪还大，是爷爷种下的。母亲说，从前每年霜降后，全家都要上树摘柿子。父亲搬来木梯，母亲在树下铺旧床单，我和妹妹仰着头，看红透的柿子从枝头坠落，砸在布面上，闷闷地响。后来父亲不在了，妹妹远嫁，那架木梯就靠在东墙，慢慢地朽了。

今年我回来得晚。推开院门，抬头，满树的柿子，红得像一群没人认领的灯笼。

树枝是光秃秃的，叶子落尽，只剩那些果子，沉沉地垂着。阳光从背面照过来，每一颗柿子都透出琥珀的光。风过时，它们轻轻晃，影子落在青灰的屋瓦上，像水底游着的金鱼。

“今年怎么不摘了？”我问。

母亲正蹲在井边择菜。她没抬头，说：“给鸟儿留些过冬的粮食。”

语气极平，像说了一件天经地义的事。

我走到树下。树皮粗糙，裂着许多细纹，伸手一摸，凉凉的，像摸到了旧时光。有鸟来。是几只灰喜鹊，从屋脊上滑下来，停在枝头。它们啄食的动作很轻，只啄开薄薄一层皮，再吸里头的汁。甜，我想象得到。汁水顺着鸟喙淌下来，在阳光下亮晶晶的。

鸟飞走时，扑棱棱的，枝上抖落几片残叶。

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。它们来了又走，走了又来。枝头的柿子渐渐少了。有些被啄空，只剩个空壳，像被谁随手挂上去的旧梦。有些还完整，红得愈发浓烈，在越来越冷的风里，沉默地亮着。

母亲说，前些日子来了只白头翁，在树上待了整整三天。“就站在最高的那根枝上，也不怎么吃，就是站着。太阳落山的时候，它对着西边叫了几声，声音特别响。”

她说说着就笑了，眼角皱纹漾开，像风吹过水面。

我忽然觉得，这些柿子不只是留给鸟的。也是留给母亲的。留给她的目光、她的等待，留给那些她不说、我也不必问的东西。

站在树下，我仰头看了很久。柿子红透了，像一盏盏没人关的灯。它们不照亮什么，只是亮着。在霜降之后，在立冬之前，在这座空了大半的院子里。

鸟来了，啄几口，飞走了。它飞向哪里，我不知道。

但我知道，明天早上，母亲还会蹲在井边择菜。抬头时，她会看一眼那棵树。树上还挂着几颗柿子。红红的，像谁舍不得说出口的话。